

行走之民国

在

壹

代小无◎著

文人嬉笑怒骂上演笔上春秋
名媛谈笑风生演尽绝代风华
江湖大佬挥拳撸袖尽显江湖气概
一本书带你领略民国生活的世间百态、
情深意长与江湖豪迈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（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）

代小无◎著

行走之 在 民国 壹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走在民国. 1 / 代小无著.

— 广州 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-7-80766-995-1

I. ①行… II. ①代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03394 号

责任编辑: 郑作民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483 号华南农业大学 14 号楼 3 楼 邮编 510640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

(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6 印张 180 千字

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[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]

去趟民国

吴安宁

陈丹青先生在其文章《赳赳民国》中谈到一个词，“民国范儿”。什么是民国范儿呢，评论界各有各的理解，大约是生为民国人，强大的精神世界、丰富的人文学识、独立的行为品格、悲悯的儒生心态，一件都不可少——有了这四样，您定可行遍民国。

民国肇始，坊间均传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募得粮饷无数，中华崛起指日可待。先生却坦然告知：“文身无长物，唯革命精神。”先生缔造共和，数十载奋斗屡仆屡起，谷底浪尖，不改本色。

国学大师章太炎特立独行，蔑视权威，为追求自由民主之真谛而奋不顾身：早年于租界办报，有“载湉小丑，不辨菽麦”之语，引起清廷震怒，入狱；受孙中山之邀执掌同盟会机关报，讽刺孙搞个人崇拜，大骂；被袁世凯聘为“国师”，老袁镇压二次革命，他执意进京找袁说理，遭软禁，狂骂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自命“中华民国遗民”，对蒋介石独裁，痛骂；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骂国民政府，甚至给蒋介石出主意“不如将东北三省送与红军，给与武器，让其抗日”……一生反抗权威，宣扬自由，骂人无数，“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狱，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”。

伟人有伟人的气度，草根有草根的追求。起点低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身的努力。

譬如鲁迅先生，在日本留学时，因家庭经济问题不得不辍学归来。父亲早逝，母亲年迈，几个弟弟年纪还小。作为长子，他必须承担起家庭责任。先生在《自传》中说：“终于，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，我便回到中国来。”回国后，鲁迅在杭州和绍兴的一些

学堂教书，每月薪水三十多，偶有文字换烟钱，勉强撑起一大家。适逢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鲁迅受好友推荐到教育部任职，部长正是老好人蔡元培——未来的北大校长。因此，鲁迅与北大结缘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标杆。

陈独秀，早年不过一秀才，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正式致函教育部请陈担任文科学长，函后随附履历：“陈独秀，安徽怀宁县人，日本东京大学毕业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、安徽高等学校校长。”陈独秀一没有获得过日本大学的毕业文凭，二没有担任过安徽公学的教务长，三也不曾就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。让他得以进北大的履历，就是两个字“造假”。当然，造假者不是陈独秀，而是蔡元培。蔡元培看重的是能力，而不是各种乱七八糟的证件。

除了政界名流和文坛英才，那个时代的大小名流都很有趣，本职工作做得好与坏不重要，非得有点其他雅好，才算活得精彩。

譬如大小政客，不少人喜欢唱戏，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，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军人喜欢充文人，不穿军服，偏爱长袍马褂，诗酒唱和，直率粗鲁却也显得淳朴可爱。策士喜欢谈兵，一有机会就穿回戎装，挂上指挥刀照相留念。

尽管军阀割据，时不时战火纷飞，民国人依然坚强而乐观地生存着，于动荡中寻得几分慰藉。普通公务员虽达不到高薪养廉的程度，小日子却也悠游；小学都没毕业，并不妨碍当上大学教授；女神的气质，在几代书香的熏染下逐渐凸显；崛起于江湖的帮会大佬，对“家里”规矩始终尊崇……

“民国范儿”，其实是个难以量化的概念，落到实处时必然散碎，不自觉间，却彰显在生活百态之中。而民国人的生活，与今日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又迥然不同。大腕儿也曾是热血青年，为了理想而努力；名媛也爱逛街“淘宝”，亲自设计衣服款式，与国际接轨；大师们西装与长

袍共存，从不断冲撞中迸出思想的火花；“吊丝”的性意识在压抑中萌动，而女神们爱得既理性又纠结……

历史不应该是冰冷的，而宛若一幅展开的画卷，犹如《清明上河图》。本书作者推翻了“成功者写史”的套路，而以大人物、大事件作为背景，充分展现出了小人物的生活与生存，带着我们深入到民国，去体会历史人物的一笑一颦、一饮一啄。

其实，无论革命也好，争霸也罢，历史每一次转折总会对生活造成冲击。即便是小小酒桌上，都能折射时代变迁。社会名流优雅闲适的同时，草根底层怎样在苦苦挣扎，百乐门一掷千金如何摆谱，黄包车夫为了抢生意彼此打架，帮会收取保护费有哪些潜规则……

不纠结“革命与改良”利弊的关系，只关注“人民怎么才能活得更好”。叙而不作，见仁见智。还原真实的民国社会风貌，以游记散文的笔法娓娓道来，同时穿插着秘闻故事（资料均出自民国年间文人的笔记），真假不知，读起来却很有意思。

白云苍狗，昔日风流，尽被雨打风吹去。在和平的年代回望民国，心中总会涌起莫名的感慨。

目 录

第一章 潇洒闯进文化圈（文化圈的道道）

跟着和尚喝花酒 003

上海滩的堂子/003

“做花头”的规矩/008

留学日本，玩转东京 013

要学就学东京腔/013

嫖日妓也是“爱国”/017

当一个社交达人 022

完美自我营销/022

头号证婚人/026

鲁迅先生的科长生涯 031

在北京买房/031

科长的收入/035

有一支笔，你怕什么？ 040

从军与从文/040

模范情书/044

玩文字的规则 050

杂志的诀窍/050

报纸的风险/055

第二章 轻松混迹军政界（军政界的门路）

兄弟就是借来用的 063

大哥带我一程/063

算计只能偶为之/068

气势汹汹的电报战 073

通电之威/073

兵马未动，电文先行/078

人生如戏，全靠演技 082

大佬的权力游戏/082

军阀的口是心非/087

威风自己打出来 092

读军校就得会打架/092

打仗必有狠劲/096

在民国考公务员 103

想做官，自己考/103

要实力，也要运气/108

笔杆子的作用 113

檄文的功效/113

做得好不如夸得好/116

第三章 八卦就那么点事（娱乐场的事儿）

小心被盯住私德 123

女色，重磅炸弹/123

风流与国事/126

像名媛一样生活 133

功德林的饭局/133

眼光的重要性/137

会娱乐也能立足 143

鸳鸯蝴蝶不是梦/143

惹才女别过火/148

电影是这样玩的 153

从交际花到影星/153

当导演并不难/157

看戏需要耐心 162

不懂京剧，可以学/162

腕儿级的“皇二子”/167

千万别跟女人打官司 172

捧臭脚惹的麻烦/172

闲话“扬州事件”/177

第四章 行走江湖不可大意（江湖上的规矩）

找洪门当靠山	185
五圣山与洪兴 / 185	
宗师名帖行遍天下 / 190	
去四川“嗨”个袍哥	196
堂口的礼数 / 196	
大爷的威风 / 201	
如何加入青帮	206
家里的规矩 / 206	
大香堂和拜山门 / 211	
青帮的交接	217
码头上的规矩 / 217	
闻人的底线 / 222	
跟杜月笙学做人	227
目光要准 / 227	
面子是自己挣的 / 232	
赌场里的机关	237
俱乐部和花会 / 237	
赌场中的奇葩事件 / 242	

第一章

潇洒闯进文化圈（文化圈的道道）

行走在民国



民国北洋时代的文化人，小日子大多过得优雅而舒适。写得一手漂亮文章，就有可能被大学招安，从而名利双收，布衣傲王侯。在上海、北京、南京这种国际化的大都市养活一大家子丝毫无压力——千万别以为当个“著名教授”“当红作家”“犀利诗人”有多困难，适时白话文普及程度远远不足，拿着而今知音风格美文、广场舞神曲歌词都能风骚一时。当然，若是您在日本或者欧美混过几年，那受欢迎的程度更甚，要知道当政的军阀们大多是土鳖……别不信，到文化圈里看看呗。

跟着和尚喝花酒

上海滩的堂子

民国年间，您若是去了十里洋场上海滩，一定要到风月场见识一番。彼时上海的烟花柳巷，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各种“会所”，谈生意、干革命、讲斤头（黑社会讲和），主角们大多是边吃花酒边听曲儿，谈笑间便把事情办了。

蒋介石的结拜大哥、上海沪军府都督陈其美，在青帮中的辈分是黄金荣的师叔、杜月笙的师爷。陈为人仗义豪爽，即便素不相识，也热心相



民国时期，十里洋场的上海滩



陈其美（1878—1916年），字英士，浙江湖州人。近代民主革命志士，民国风云人物，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

待，最好的招待方式就是吃花酒。据同盟会员张奚若回忆，辛亥革命前，他在上海清和坊怡情别墅拜访陈其美：“第一次，彼此就躺在姑娘屋里的床上交头接耳地说话。姑娘当然避开了，老妈子总不时进来倒茶拿瓜子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堂子，此后还在那里吃过几次酒，也是陈其美请的。”辛亥革命后，上海的《民立报》讽刺：“上海杨梅都督陈某，连娶小妾四人；进出必坐极华美极昂贵之汽车；身居都督，成群结党，花天酒地，置军务于高阁。”

上有所好，下必盛焉。连干革命的都督都热衷，其他人自不必说了。如果您在民国初年去上海滩逛堂子，大可报上陈的名号，那样就会以极低的价格，得到至尊的服务。不过，这陈其美在上海滩没快活几年，二次革命的时候，被袁世凯派人给刺杀了，蒋介石当时是哭了个半死。

也许您会问，陈其美死了，咱再去逛堂子，报谁的名号呢？黄金荣？杜月笙？

行是行，但黄跟杜毕竟是流氓出身，属于上流社会看不起的“白相人”（旧上海对混混的称呼），况且黄金荣跟杜月笙发迹，也是二三十年的事儿，您要是在民初说这两个人，估计吃不开。

有没有谁既能吃得开，又有几分面子的呢？

当然有，花和尚苏曼殊。

您只要说是花和尚的朋友，估计姐儿们的眼睛都会笑没了。为啥？因

为和尚够四海（出手阔绰），隔三差五就会在某高档酒楼办群芳宴，请各路嘉宾。有文人记载：

苏曼殊腰缠甚富，任意挥霍。到上海后，常常出入“江南春”、“海国春”、“一家春”等名餐馆、妓院，叫局吃花酒……曼殊在上海，宴必致多客，一人所识无多，必托友人辗转相邀。问其故，则曰：“客少，不欢也。”客至则开宴，宴毕即散，不通姓名，亦不言谢，人皆讶之。

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、革命史上的怪人，他的朋友圈子很大，多数是腕儿，如孙中山、陈其美、黄兴、宋教仁、章太炎、廖仲恺、陈独秀、蒋介石、章士钊、于右任、鲁迅等。另外，他是半个日本人，中日混血，为父亲的日本小妾所出，自幼便离开父母，在祖屋长大。因饱受欺凌不堪忍受而出家，又偷吃鸽肉，被逐出师门，此后便以和尚自称。稍长，游学日本认母。数年，精诗词音律，擅梵文佛理，热衷宣传革命，俨然一代怪才。

民国初建，不少人兴高采烈跑官求官，苏曼殊很气愤，认为：“这种人有什么用？仅仅只能担狗粪、洗厕所罢了。”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，请他出来担任秘书。他坚辞，说自己只想与朋友“痛饮十日，有吃就行”，孙中山大笑“曼殊率真”。

因为跟沪军都督陈其美交情匪浅，苏和尚经常得到陈氏大笔馈赠。有了钱，这和尚自然就不守清规戒律，住在上海高等旅店沧州别墅。此处邻近静安寺，绿槐夹道，环境清幽。这还不算，他还经常叫来一些美女相陪，满室春光。

民国初年，陈其美常去看望苏和尚，常见高朋满座，美女如云，和尚与校书（有文学素质的妓女雅称）诗词唱和，便艳羡不已。苏和尚最初对陈不甚亲昵，陈却笑而对他说：“和尚在风尘中生活，不可令床头

金尽。”遂赠金若干。

苏曼殊很迷恋吃花酒，只要有点钱，就呼三喝四，邀请朋友到某处吃酒，并“叫局”邀佳人坐陪。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日常生活很丰富，若是每天在堂子里打麻将，没人叫局，会很没面子。上海报界前辈包天笑曾回忆说：“上海在这个时候，正是吃花酒最盛行的时代，商业是吃花酒，宴友朋是吃花酒，甚至至谋革命的也是吃花酒，其他为所爱的人而捧场的，更不必说了。即使不吃花酒而在甚么西菜馆、中菜馆请客，也要‘叫局’，所谓叫局者就是名妓侑酒的通称。”

那么，如何才能叫局，和尚又是怎么叫局的呢？

召唤校书到堂子以外的场合，称为“叫局”。比如说您颇有盛名，在某酒店请客，想叫几个校书作陪，只需差遣酒店小厮，拿几张红色的

“局票”来，写上某堂子佳丽的名字，以及您的落款，让小厮送去便可。任何消遣场所都备有不同堂子的局票，也有专门送局票的人——这些人基本上是半大的毛孩子，擅长跑腿。

校书应召前往，称“出局”或“出堂差”。名气大的校书，通常还有小丫头或者老妈子跟着。对旧上海的高等校书来说，主要任务就是应召出局，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。每日从中午开始安排一天的流程，有时候应付完堂差，起码要到半夜了。

一张局票的背后，往往是一系列的生意。首先，送局票的小厮要



苏曼殊极具魏晋风度，是一诗僧、情僧，更自称“天生情种”

收几个铜板的跑腿费。这玩意儿不入账，您随手打赏便可。其次，开出局票的饭店或者赌场，会将当天何人何时叫谁出局记清楚，到了月底，会派人到堂子里收取一定的“车马费”，大约一局70个铜板，相当于代买车票的手续费。堂子里也会有明细账，届时一一核对，以免将别的堂子的人算到了自家身上。

在民国初年，上海滩级别高一点的堂子，叫作“长三”，其校书的局资为3元，“长三”也可代指高等校书。到了20世纪20年代，竞争比较激烈了，长三出局跌到2元，继而又跌至1元。这1元钱中，校书“必须付给仆人10分，给为她操弦伴奏的10分，给妓院5分茶水费”。比“长三”稍弱的，称为“幺二”，出局收两元，幺二一直不落价，故有“滥污长三板幺二”之说。

民国年间，有位八卦文人仔细考究了一番，认为“出局”或“出堂差”，原指宋朝官员出公差，不想被烟花柳巷拿来套用了。有趣的是，民国年间高等校书乘轿子出堂差，经常有丫鬟提灯笼相随，灯上赫然写着“公务”。于是有人在报纸上发文批评：

粘着四个红字，大书特书曰“公务正堂”。按清代官制，起码七品知县，才可称一声正堂。典史和县丞，只称左右两堂……妓女竟敢僭称正堂，不但咄咄怪事，而且胆大妄为。况出堂唱和上书场，都是淫业一类，如称淫务，还算合理。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“公务”，又为名实不符。岂妓女卖淫，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？

批评归批评，花酒还是要吃。您要是在上海滩待上几个月都没人请一次，那就证明人缘差。苏曼殊喜欢大宴宾客，陈独秀、包天笑等人都被他请过。他只叫“长三”，落款总是“和尚”，也是上海局牌中的一绝。他花钱如流水，上海滩高等堂子都知道有个和尚出手阔绰，他对美女们彬彬有礼，姐儿们都喜欢出他的局。